

世 / 界 / 文 / 学 / 名 / 著 / 典 / 藏

◆ 全 译 本 ◆

安娜·卡列尼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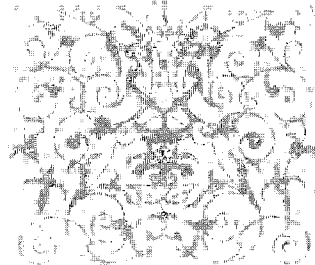
[俄国] 列夫·托尔斯泰 / 著 利春蓉 / 译



Anna Karenina

长江文艺出版社
湖北人民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Anna Karenina

安娜·卡列尼娜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 著

利春蓉 译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娜·卡列尼娜(下)/(俄国)列夫·托尔斯泰著,利春蓉译.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8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黄祿善主编)

ISBN 7-216-04810-5

I.安…

II.①列…②利…

III.长篇小说-俄国-近代

IV.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05854 号

策 划:湖北海豚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027-87296661 027-87296665)

责任编辑:雷振清 李 易

装帧设计:陈必琴

责任印制:杜义平 秦新华

封面绘画:丁 玲

插图绘画:李 晨等

排版制作:石永歌

出版: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委托发行电话:027-87677282 传真:027-87677299)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15-17 层)

长江文艺出版社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10 层)

<http://www.hbpp.com.cn>

印刷:恒美印务(番禺南沙)有限公司

开本:889×1194 1/32

印张:33 插图:22

版次:2006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567 千字

印数:1-10000 册

ISBN 7-216-04810-5/I·455

定价:48.00 元(上、下)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27-68754624)

常年法律顾问:湖北珞珈律师事务所 王清博士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

斯彻巴特斯基公爵夫人起先认为大斋节前不可能举行婚礼，因为大斋节距今只有五个星期；但她又不能不同意列文的意见，就是把婚礼拖延到大斋节之后太迟，因为斯彻巴特斯基家的老姑妈已经病入膏肓，恐怕不久于人世，倘若全家服丧，婚期就得大大延迟了。因此，公爵夫人最终答应在大斋节前举行婚礼。她下定决心把女儿的嫁妆分成两份，一份大的，一份小的，小的那份立刻备齐，大的那份日后补送——对于这样的安排，列文没有认真答复过究竟同不同意，使公爵夫人大为恼火——由于小两口打算一完婚就住到乡下去，这个计划就显得更为适宜了，因为在乡下根本用不着大的嫁妆。

列文依然处在和从前一样极度兴奋的状态中。他认为他和他的幸福就是生存的主要或唯一目的，他现在什么也不需要考虑，什么也不需要操心，因为其他人自会替他把一切安排妥当。他甚至对未来没有任何计划或目标，而是把一切都留给他人决定，确信什么事都会顺顺当当的。哥哥瑟吉尔斯·伊万尼其和公爵夫人指挥着他的行动，而他什么建议都接受。哥哥替他借钱，公爵夫人建议他一结完婚就回乡下去，奥伯朗斯基提议他出国，他什么都答应下来。“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很幸福，不管你们做什么，都不能使我的幸福有所增减。”他想。当他告诉凯蒂奥伯朗斯基劝他们出国时，凯蒂表示反对。她对他们未来的生活很有一套自己的明确想法，使他感到十分惊讶。她知道列文在乡下有他热爱的事业。他看出她不仅不理解他的事业，而且也不想去理解。然而这

并不妨碍她看重他的事业。她知道他们的家就在乡下，因此想去她将要安家的地方，而不是去他们不准备长期生活的国外。她这种明确表达出的愿望使列文非常惊讶。不过他无所谓住在哪儿，于是立刻请奥伯朗斯基去一趟乡下——仿佛奥伯朗斯基责无旁贷，非去不可——按照他不凡的品位来替他安排好一切。

“我说，”奥伯朗斯基在乡下为新婚夫妇做好了所有准备，回来以后，有一天对列文说，“你有没有做忏悔的证书？”

“没有，怎么了？”

“没有的话，你就不能结婚。”

“哦，天哪！”列文喊道，“我有九年没做过忏悔了！我根本就没想起来要做什么忏悔。”

“你可真行呀！”奥伯朗斯基大笑着说，“你还说我是虚无主义者呢！你要知道，这可不行。你得去领圣餐。”

“什么时候？只剩四天时间了。”

不过奥伯朗斯基还是替他做了安排。列文自己也开始准备。对于列文这种不信教但却尊重他人信仰的人来说，出席或参加任何宗教仪式都很难受。以他目前温柔敏感的心态，要他装模作样，他不仅觉得痛苦，而且简直就办不到。在他喜气洋洋的大好日子里，他竟然被迫撒谎或亵渎神明！哪一样他都做不到。可当他问奥伯朗斯基是否可以不领圣餐就获得证书时，奥伯朗斯基声明，他必须履行这些程序。

“何况两天时间算得了什么呀？神父是个好老头儿。他会替你拔掉那颗牙，让你一点儿也不觉得疼。”

列文站着参加第一次礼拜时，竭力想恢复他少年时代和十六七岁时强烈的宗教情感。但他很快就相信他做不到。接着，他又尽力把它当成礼节性拜访一样空虚无聊的习俗，可同样还是做不到。在宗教问题上，列文和同时代的大多数人一样，观念非常模糊。他不信教，却又不能十分肯定宗教是虚无的。因此，他既不相信自己所做事情的意义，又不能把它看成空洞的形式而漠然处之。他准备领圣餐时，为自己做着自己

无法理解的事情(而且内心还有个声音告诉他,他所做的事情是虚伪的、错误的)而感到羞愧不安。

举行仪式的时候,他有时候听一听祷告,竭力从祷告中找到一些与他观点不冲突的意义,却发现他根本无法理解,无法认同,于是尽量不去听那些祷告,而是打量四周,或是回忆那些当他百无聊赖站在教堂时从他脑海里无比清晰闪过的种种情景。他做完了弥撒、晚祷和夜祷,第二天比平时起得更早,早餐前就来到教堂听晨祷,做忏悔。

教堂里除了一个乞讨的士兵、两个老太婆和一位教堂执事,一个人也没有。

年轻的教堂执事穿着一件薄薄的法衣,两道长长的肩胛骨清晰可辨,走过来迎接他,然后走到墙边的一张小桌旁,开始念祈祷文。他朗读的时候,尤其是快速地重复着“上帝怜悯我们”(听起来就像是“算了吧”)的时候,列文感到自己的心门紧闭,贴上了封条,即使他让大脑活动起来,也只能引起混乱。因此,他站在教堂执事身后,不去听他念什么,也不去试图理解他念的内容,而是自顾自地想着心事。“她的手多么富有表现力呀!”他记起昨天他俩坐在墙角桌子边的情景,心想。当时他俩照例没什么话说,她把手搁到桌面上,一会儿张开,一会儿合拢,直到自己看着这动作都觉得好笑。他记起自己怎样吻她的手,后来又怎样仔细察看她粉红手掌上错综的掌纹。“又是‘算了吧’。”他一面想,一面画着十字,鞠着躬,打量着教堂执事鞠躬时灵活的背部运动。“然后她拿起我的手,察看上面的掌纹,说:‘你的手长得真好!’”他瞥了一眼教堂执事粗短的手,又看看自己的手。“现在快结束了,”他想,“不,我想又要从头开始了。”他听了听祈祷文。“是的,快要念完了。瞧,他一躬到底了。结束之前总是这样的。”教堂执事的手从天鹅绒袖口下面偷偷接过一张列文递给他的三卢布钞票,说他会把他的名字记下来,然后就轻快地走上圣坛,新皮靴踩在空旷教堂的石板地上咯咯直响。过了一会儿,他伸出脑袋,招手示意列文过去。列文脑子里封闭着的思想顿时活跃起来,

他赶紧把它驱散。“总会解决的。”他一面想，一面向读经台走去。他走上台阶向右拐的时候，看到了神父。神父是个蓄着稀疏花白胡子的老头儿，双眼和善而略显疲惫，他站在诵经台边翻着弥撒书的书页，对列文微微鞠了一躬，立刻就开始用他惯常的腔调读起祈祷文来。读完以后，他一躬到底，对列文转过身来。

“不显形迹的基督在这里听取您的忏悔。”他指着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像说。“您相信从宗徒传下来的圣教会的教义吗？”神父把目光移开，双手在圣带下合拢，接着问道。

“我怀疑过一切，现在还在怀疑。”列文用他自己听起来都讨厌的声音回答，说罢就住了口。

神父沉默了数秒钟，看列文是否还有话说，然后他闭上双眼，带着浓重的地方口音飞快说道：

“怀疑是人类天生的弱点，但我们必须祈求仁慈的主坚定我们的信心。你有什么特别的罪孽？”他不歇气地问道，仿佛生怕浪费时间。

“我主要的罪孽就是怀疑。我怀疑一切，几乎时时刻刻都在怀疑。”

“怀疑是人类天生的弱点。”神父又重复一遍，“你特别怀疑什么？”

“万事万物。有时候我甚至怀疑上帝的存在。”列文不由自主地说道，同时为自己不得体的言语感到惶恐。不过这些话似乎没有对神父产生什么影响。

“上帝的存在有什么可怀疑的？”他微微一笑，问。

列文默然不语。

“当您看到世间创造出来的万物，怎么还能怀疑造物主的存在？”神父用他惯常的声音急切地问道。“是谁用日月点缀了苍穹？是谁用美装扮了大地？没有造物主，这一切怎么可能？”他用询问的眼神看着列文，问。

列文觉得同神父讨论哲学不太妥当，因此只回答了直接相关的问题：“我不知道。”

“您不知道？那您怎么能怀疑上帝创造万物呢？”神父又惊讶又疑惑，问道。

“我一点儿也不明白。”列文涨红了脸说，觉得自己的话很愚蠢，但他又不得不不说这些蠢话。

“向上帝祈求和祷告吧！就连神父也会怀疑，也要祈求上帝坚定他们的信心呢。魔鬼力量强大，我们必须抵制他。向上帝祈祷吧！”神父急匆匆地反复说道。

神父沉默了片刻，似乎陷入了沉思。

“我听说您要同我教区里的教民、我的教子斯彻巴特斯基公爵的女儿缔结神圣的婚约，是吗？”他微笑着又说，“一位年轻的好姑娘！”

“是的。”列文回答，神父的话使他羞红了脸。“忏悔的时候他问我这个做什么？”他想。

神父似乎在回答他心中的问话，说：

“您要结婚了，上帝也许会赐给您孩子，不是吗？魔鬼教唆您不信教，要是您不能克服这种诱惑，那么您会给您的后代怎样的教育呢？”他温和地责备他说，“如果您爱您的孩子，那么您作为一名好父亲，不仅希望您的孩子荣华富贵，而且希望他获得拯救，希望真理之光使他灵魂升华，是不是？当天真无邪的孩子问您：‘爸爸，是谁创造了大地、江河、太阳、花朵、青草——世界上我所喜爱的一切？’您怎么回答？难道您真的对他说‘我不知道’吗？您不可能不知道，因为大慈大悲的上帝向您揭示了这一切。或许您的孩子还会问您：‘我死后会面临什么呀？’要是您一无所知，您能跟他说什么呢？您怎么回答他的问题？难道就任由他受到世俗和魔鬼的诱惑吗？这可不对呀！”神父不说话了，侧着脑袋，用温和慈祥的眼睛望着列文。

这一次列文没有回答，不是因为他不想同神父争辩，而是因为没有人问过他这样的问题。何况在他的孩子能够提这种问题之前，他还有充裕的时间考虑如何回答呢。

“您进入了一个必须选择生活道路并且坚持走下去的人

生阶段。”神父继续说。“祈祷吧，愿仁慈的上帝帮助您，怜悯您！”他最后说道，“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以其仁爱之心，宽恕您……”神父念完赦罪文，祝福了列文一番，就放他走了。

列文当天回到家里，感到很宽慰。这个不愉快的插曲终于结束了，而且他没有被迫说一句谎。况且他还隐约觉得，这位和善可爱的老头儿对他说的话，并不像一开始看上去的那么愚蠢，有些东西还是值得弄清楚的。“当然了，不是现在，”他想，“以后再说吧。”他比任何时候都更深切地体会到，他灵魂里有些不明不白的东西。他在宗教方面的态度，同他在别人身上清楚地看到并且很反感的态度其实一模一样，但他却为此责备过他的朋友斯维亚兹斯基。

这天晚上，他同未婚妻一起在奥伯朗斯基家度过，感到格外高兴。他对奥伯朗斯基描述他兴奋喜悦的心情，说他快乐得像一只接受跳圈训练的狗，完成了指定的动作，高兴得摇头摆尾，蹦上了桌子和窗台。

二

列文新婚大喜之日，按照风俗——公爵夫人和多莉坚决要求他严格遵守习俗——不能同新娘会面，于是他同三位碰巧来看望他的单身朋友一起在他住的旅馆里吃饭。一位是科斯尼雪夫；一位是列文的大学同学卡塔瓦索夫，现在是自然科学教授，列文在街上偶然遇见他，就把他拉到旅馆来；还有一位是男宾相契里科夫，他是莫斯科地方长官，也是列文猎熊的伙伴。这顿饭吃得很愉快。科斯尼雪夫兴致很高，被卡塔瓦索夫别出心裁的想法逗得乐不可支。卡塔瓦索夫发现自己独到的见解得到别人欣赏和关注，就更加淋漓尽致地加以发挥。契里科夫则愉快而又善意地支持每一个人的观点。

“听我说，”卡塔瓦索夫用讲课时形成的慢吞吞的说话口气说，“我们的朋友康斯坦丁·德明特里奇以前是个多么有才能的小伙子！我说的是过去的他，现在他已经不是那种人了。以前他热爱科学。大学刚毕业那会儿，他有人类的各种兴趣。可现在，他一半的才能都用来欺骗自己，另一半则用来对这种欺骗进行辩解。”

“我从没遇到过比您更坚决反对婚姻的人了。”科斯尼雪夫说。

“不。我不反对婚姻，可我相信劳动分工！有些人什么也不会做，就只好生儿育女，其他人就要帮助他们受教育，使他们获得幸福。这就是我的看法。有些人志向远大，想把这两种行业混在一起，但我可不在其中！”

“等我听到您恋爱的消息时，我该多高兴啊！”列文说，

“您一定要请我参加您的婚礼。”

“我已经在恋爱了。”

“是的，爱上了一只软体动物！你知道吗？”列文转身对哥哥说，“卡塔瓦索夫在写一本营养学的著作……”

“哎，别胡扯！这跟我写的东西有什么关系？事实上，我确实喜爱软体动物。”

“可它们并不妨碍您爱妻子。”

“它们是不会，可是妻子会妨碍我啊。”

“为什么？”

“哦，您很快就会发现的。现在您喜欢务农、打猎……咳，您等着瞧就是！”

“知道吗？阿克希普今天来过了，他说普鲁德诺村那边有很多麋鹿，还有两头熊。”契里科夫说。

“是吗？你们去打吧，我不去了。”

“你看你！”科斯尼雪夫说，“以后你也甭想打猎了！你妻子不会让你去的。”

列文笑了。他妻子不许他去打猎这一想法使他觉得很愉快，他情愿从此放弃猎熊的乐趣。

“您要不去，即使打到那两头熊，也还是挺遗憾的。还记得那次在哈皮洛夫卡吗？那次打猎真是妙不可言啊！”契里科夫说。

列文不愿放弃那个没有她就无法找到快乐的幻想，因此没吭声。

“告别独身生活的习俗不是没有道理的，”科斯尼雪夫说，“无论您如何幸福，总会后悔失去自己的自由。”

“您现在承不承认有果戈里笔下新郎的心情，想从窗户上跳下去？”契里科夫揶揄地说。

“他当然有，只是不肯爽快承认罢了。”

“喏，窗户是开着的……我们去特沃尔吧。那里有一头母熊。我们可以直捣它的巢穴。对，我们就赶五点钟那班火车！这里的事，他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契里科夫笑嘻嘻地说。

“我可以发誓，我心里没有为失去自由而感到一丁点儿遗憾。”列文乐呵呵地说。

“哈！您这会儿心里乱成一团，什么也感觉不到！等您稍微安定一点，就会有感觉了。”卡塔瓦索夫说。

“不，虽然我有了感情（当着卡塔瓦索夫的面，他不愿用爱这个字眼）和幸福，但我本该对失去自由感到难过的。多少应该有点难过才是。可恰恰相反，我正因为失去自由而感到高兴呢！”

“真够戗！无可救药！”卡塔瓦索夫说，“来，让我们喝一杯祝他早日康复，要么就祝他美梦成真，至少实现美梦的百分之一。即便如此，那也是天底下最大的幸福了！”

吃完饭，客人们离开了，回去换参加婚礼的礼服。

只剩下列文一个人了，他思量着这三位独身朋友的话，又一次问自己，他内心是否为失去他们所说的自由而感到惋惜？他想到这个问题，不禁笑了起来：“自由？自由有什么用？幸福就在于爱与希望，在于想她所想、愿她所愿。这就意味着毫无自由可言。这就是幸福！”

“可是，我了解她的思想、她的愿望和感受吗？”一个声音突然轻声问道。笑容从他脸上消失了，他沉思起来。霎时间，一种奇怪的感觉攫住了他。他感到恐惧和怀疑，开始怀疑一切。

“要是她不爱我怎么办？要是她只是为了嫁人才同我结婚怎么办？万一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呢？”他自言自语，“也许她只考虑到自己，只有等她结婚了，她才会发现她并不爱我，而且永远也不可能爱上我……”他脑子里产生了与她有关的种种古怪而邪恶的念头。他像一年前一样嫉妒起渥伦斯基来，似乎昨天都还看到她同他在一起。他怀疑她没有把全部真相告诉他。他骤然跳了起来。“不！这可不行！”他绝望地对自己说，“我得去找她，最后一次告诉她，我们现在还是自由的，也许最好还是保持这样的关系！怎样都比没完没了的羞辱、痛苦和不忠要强！”他内心充满了绝望，怀着对自己、对她和对所有人的愤恨，离开旅馆去找她。

他在一间后房里找到了她。她坐在箱子上，安排侍女整理挂在椅背上和放在地板上的一大堆五颜六色的衣服。

“啊！”她一看到他就喊起来，脸上因为喜悦而容光焕发，“你怎么……啊，我……真是意想不到！我正在整理旧衣服准备送人呢……”

“噢，太好了。”他瞥了一眼侍女，闷闷不乐地说。

“你去吧，杜妮亚莎，我会叫你的。”凯蒂说，“你怎么了？”侍女一走，她就问道。她注意到了他激动、阴郁而又紧张的奇怪表情。

“凯蒂，我很痛苦！我一个人实在受不了这种痛苦！”他站在她面前，用恳求的眼神望着她的眼睛，绝望地说。他从她热情而真诚的脸上已经看出，他想说的话不会有任何结果，但他还是想听到她亲口否认。

“我来是为了告诉你，还来得及……婚事现在取消还来得及！”

“什么？我一点也不明白。你到底怎么了？”

“我说过一千遍了，我没法不去想——我配不上你！你不可能答应嫁给我的。仔细想想吧……你做错了。好好想一想！你不可能爱上我的……我……你最好告诉我，”他只顾着往下说，不去看她，“当然，我会觉得不开心。人家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去吧。怎样都比不幸要强……不管怎么说，趁现在还来得及……”

“我不明白，”她非常恐惧地问道，“难道你拒绝……为什么取消？……”

“是的，要是你不爱我的话。”

“你疯了吗？”她叫起来，气得满面通红。可他的脸色那么可怜，她只好强忍着自已心头的怒气。她把椅子上的衣服扔掉，坐在他身边。“你究竟在想什么？都告诉我吧。”

“我在想你不可能爱上我的。你爱我什么呢？”

“哦，上帝呀，我该怎么办？……”她说着眼哭了起来。

“哎呀，我都干了些什么呀！”他喊道，在她面前跪下来，吻她的手。五分钟后公爵夫人进来的时候，发现他俩已经言归于

好了。凯蒂不仅向他保证她爱他，甚至还回答了他的疑问，告诉他她为什么爱他。她说她爱他是因为她完全了解他，知道他有爱的需要，而且他所爱的一切都是美好的。这一切对他来说都是再清楚不过的。公爵夫人走进来时，两人并肩坐在箱子上整理衣服，而且还在争辩，因为凯蒂想把列文向她求婚时她穿的那件咖啡色裙子送给杜妮亚莎，而列文坚持说这件裙子不可以送给任何人，说她可以送一件蓝裙子给杜妮亚莎。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她皮肤黑，这件不适合她……我都考虑过的。”

公爵夫人听说了他为什么前来时，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生起气来，让他赶紧回家换衣服，别在这儿误凯蒂的事，理发师马上就要来给她梳头了。

“她这些天几乎没吃什么东西，人都憔悴了。你又到这儿来胡说一气，惹她心烦，”她说，“走吧，走吧，亲爱的！”

列文又是愧疚又是害臊，回到了旅馆，不过心里很安慰。他哥哥、多莉和奥伯朗斯基全都盛装在身，等着拿圣像为他祝福。多莉要回家接她那个卷过头发、抹过发油的儿子，他将手持圣像，乘坐新娘车陪伴新娘。还要派一辆马车去接男傧相，另一辆送完科斯尼雪夫再回来。有一点确定无疑，那就是不能再浪费时间，因为已经六点半了。

祝福仪式不太像样。奥伯朗斯基摆出煞有介事的滑稽姿态，站在妻子身边。他拿着圣像，让列文一躬到底，然后带着善意的嘲笑祝福他，吻了他三遍。多莉也这样做了，然后她就匆匆离开，忙着去安排马车的事了。

“那我们就这么办吧：你坐我们的马车去接他，瑟吉尔斯·伊万尼其要是愿意，就请他先过去，然后打发马车回来。”

“我当然乐意！”

“我们和他随后就到……你的箱子送过去了吗？”奥伯朗斯基问。

“是的，送过去了。”列文回答，然后吩咐库兹玛把他要穿的衣服拿出来。

三

一群人，多半是女人，聚集在由于举行婚礼而灯火辉煌的教堂外面。那些来得太晚没能进入教堂的人挤在窗户边上，推来搡去，吵吵闹闹，从窗栏杆向里面张望。

二十几辆马车已经在宪兵指挥下沿街排好。一位身穿蓝色制服、气宇不凡的警官不顾严寒，站在教堂门口。马车络绎不绝地驶来，一会儿是头戴鲜花、手曳长裙的夫人们下车，一会儿又是脱下军帽或礼帽的先生们走进教堂。教堂里面，两盏枝形大吊灯上的蜡烛和圣像前的蜡烛已全部点燃。圣像壁深红底色上泛起的金光、圣像上的镀金装饰、枝形大吊灯和烛台上的银饰、地上的石板、地毯、唱诗班上方的旗幡、读经台的台阶、旧得发黑的《圣经》、黑色法衣、白色法衣，全都沐浴在灯光中。在暖烘烘的教堂右侧，在燕尾服、白领结、制服、织锦、天鹅绒、绸缎、头发、鲜花、裸露的胳膊、肩膀，以及戴着长手套的人群中间，人们低声而热烈地交谈着，谈话声在教堂高高的穹顶奇异地回响着。每次教堂门嘎吱一响，大家就转过头来，希望看到新郎和新娘进来。可教堂的门开了总共有十来次，每次进来的不是某个加入右边人群的迟到的客人，就是骗过警官或好言说通了警官加入左边观众群的陌生人。亲友和观众都等得不耐烦了。

起初大家认为新郎和新娘随时都会到，并不介意他们姗姗来迟。接着大家越来越频繁地向门口张望，奇怪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这种拖延终于使亲友们感到不安了，但大家还是忙着说话，竭力装出一副不去想新郎新娘的样子。

教堂执事长仿佛要让人注意他的时间很宝贵，不耐烦地咳嗽着，咳得窗玻璃都震动起来。唱诗班的人等得厌烦，发出练嗓子和擤鼻涕的声音。神父时不时派个唱诗班成员或教堂执事去看看新郎来了没有，他自己穿着紫色法衣，系着绣花腰带，频频走到侧门去等新郎。终于有位夫人看了看表，说：“哎呀，真是怪事！”然后所有的客人都骚动起来，大声表示惊讶和不满。男傧相出去探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当儿，凯蒂早已准备就绪，身穿白色裙袍，披着长纱，头戴橙色花冠，同一位女主婚人和二姐李沃夫公爵夫人站在斯彻巴特斯基家厅堂的窗户边上，等男傧相来通知新郎到达教堂的消息，已经眼巴巴地干等了半个小时了。

这时列文穿好长裤，却没有穿背心和外套，正在房间来回踱步，不停把脑袋探出门外，查看走廊里的动静。可走廊里一个人也没有，他又绝望地走回来，同正悠闲地抽着烟的奥伯朗斯基说话。

“有谁经历过这么愚蠢可笑的场面？”他问。

“是啊，是很可笑，”奥伯朗斯基带着使人宽心的微笑表示同意，“不过你别急呀，很快就会拿来的。”

“哎，可怎么办哪！”列文忍住心头的怒火说。“这可笑的敞胸背心，不行的！”他看了看衬衣皱巴巴的前襟。“要是东西已经运到火车站去了怎么办？”他绝望地喊道。

“那你就穿我的。”

“早就该这么办了。”

“最好还是不要让人看着滑稽。等一等吧！‘船到桥头自然直’！”

事情是这样的：当列文让老仆人库兹玛把他的衣服准备好时，库兹玛及时拿来了他的礼服、背心和其他一切他认为需要的东西。

“衬衣呢？”列文叫起来。

“您穿在身上呢。”库兹玛静静地笑着说。

他没想到留下一件干净的衬衣，听到列文吩咐把所有行

李打包送到斯彻巴特斯基家去——新婚夫妇当晚要启程去乡下——就照办了，只留下一套礼服。列文从早上起就穿着这件衬衣，已经弄得皱皱巴巴，配不上这件时髦的敞胸背心了。派人去斯彻巴特斯基家取路程太远，所以他们派人另买一件，可由于是星期天，所有商店都早早打烊了。他们派人去拿了一件奥伯朗斯基的衬衣，可是太肥太短。最后实在没办法，只好派人去斯彻巴特斯基家拆开行李。这期间，大家都在教堂里等待新郎，可新郎却如同困兽一样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绝望地盯着走廊，回想他对凯蒂说过的每一句话，不知道凯蒂这时候会想些什么。

做了错事的库兹玛终于拿着衬衣，上气不接下气地冲了进来。

“刚刚赶上——他们正往货车上搬箱子呢。”他喘着气说。

三分钟以后，列文一眼都没看手表——怕自己更加心烦意乱——以最快的速度冲过了走廊。

“跑也没有用，”奥伯朗斯基不紧不慢地跟在他身后，笑着说，“‘船到桥头自然直’。‘自然直’……我向你保证！”